



石头城外

(晋)新登字2号

风雪之夜 石头城外

张恨水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  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875 字数: 210千字  
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朝阳第1次印刷  
印数: 1—5000册

\*

ISBN 7-5378-0785-X  
I·763 定价: 7.00元

## 一 开始感到了烦腻

这说的是一个大城市里的事。这不是历史，不必考证是哪个城市。就故事里所说的人情风景而言，大概是扬子江边上一个城市吧。话提起来的时候，正是六月三伏天。旧式的房屋，天井小，地基低，住在里面的人，感到闷热难受。而且地面潮湿过甚，把房间里地板都霉烂了。新式的房子呢，是弄堂式的，四边是顶厚的砖墙。虽然屋子外面，有一道矮墙围了个丈来宽的小院子，可是对面就是三层楼的高洋房子，把风挡得丝毫也吹不过来。太阳在长条儿的弄堂上空照下来，像炭火一般。在屋子里的人，可又感到一种燥热。是四点钟了，偏西的太阳，晒在东边白粉墙上，发出一片银光，那银光反射到屋子里来，那更是一片火热。主人翁坐着人力车到了弄堂口外，夹着一只大皮包，的的各，响着大皮鞋，走了进来。他隔了客堂的铁纱门，老远的就喊着道：“好热好热，有点受不了。”说着，拉开铁纱门走进屋来，两手把腋下夹着的大皮包，向沙发椅子上一抛。首先把上身的白哔叽西服脱了下来，向椅子背上挂着。其次是把西服裤子脱了。长长的衬衫，短的裤衩，光了两条腿子，可又穿了黑皮鞋。里面屋子，有妇人笑了出来。她道：“哪里就热到这种样子。在外面把衣服就脱得这样精光。你看皮鞋也来不及脱，就把裤子由皮鞋底下扯落来。这身衣服，你才洗几天。”男人道：“你只知道这样说，还不和我快拿拖鞋来。”随着这

话，出来一位老太太，她笑道：“素英，你就给淡然拿拖鞋来吧。这样大热天，在外面有工作的人。回来就得图个舒服。”淡然是索性的脱衣服，把外面衬衫卸下，只是剩下了一件麻纱小背心。老太太笑道：“淡然，你这孩子太随便了。一个先生们，在堂屋里脱得干干净净的，成个什么体统。到楼上去擦个澡，换了衣服下来吧。”淡然道：“电扇怎么搬走了。快快快找来。”素英笑道：“这是昨晚上你搬了上楼去的，你都忘了吗？”淡然道：“你们整天的都没有开电扇用吗？”说着，拿起放在桌上的草帽子，只管在胸前扇着。素英笑道：“看你这样子，实在热了，我来伺候吧。你脱得这样精光，怎么好叫年纪轻轻的小大子来呢。”于是她先端一盆脸水放在方凳上让他抹澡，又搬了电扇来，放在茶几上，开了起来。淡然对着电扇抹澡。随后把毛巾向脸盆里一丢，摇摇头道：“现在我才是我，几分钟以前，我觉得这身子落在油缸里了。我该上楼去找衣服换了。”素英两手捧着一罐爽身粉笑道：“慢点慢点，我给你脊梁上扑些粉，你看你半边背脊都是红的，长了不少的痱子了。”老太太手里拿了一把小蒲扇，倒是坐在一边，慢慢的扇着，笑道：“淡然回家来，一顿闹着，把我也闹热了。”淡然弯着脊梁，让夫人扑粉，望了老太太道：“妈，你怎么不坐到风扇面前来，倒要自己扇小扇子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那电扇的大风，我受不了。”淡然摇摇头笑道：“受不了？我嫌着一架电扇还不够，要添一架才够呢。”说着，两手抄了裤衩子抖着风，又踏着皮鞋，呱哒呱哒跑上楼去了。过了一会，淡然披了一件山东绸的睡衣，两手抄着衣襟，将带子向腰上系着，笑了下楼来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楼上像一只火炉子，怎么可以去。”说时，牵了衣服，当住电扇的风头上立着。因道：“若不是为了

吃饭问题，不容易解决，我真不愿意在这城里住着了。热了一个多礼拜，好不容易前天下了一场连阴雨，松了一口气，想不到今天又这样热起来。找小大于去买两瓶汽水来喝吧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心定自然凉。你不要只管暴躁，越躁越热。热的身体，倒两杯汽水下肚子去，胃里受着刺激，人要吃亏的。”淡然倒相当接受母亲的建议，便在藤椅上半坐半躺着。一眼看到夫人穿了一身的拷绸短褂裤，因笑道：“热天穿黑衣服，根本不适于卫生原则。再说，在扬子江上下游，稍微讲体面的人家，是不肯穿拷绸衣裤的。”素英笑道：“第一点，我接受你的话，黑色的衣服，对于阳光的照射，是不……”淡然摇头道：“我没学过医，不说医学原理。黑衣服弄到了脏，看不出来，一也。拷绸只是在水里漂荡两下，又不能搓洗，二也。关于第二点，你之不能接受，其故何在？”素英坐在他对面，斜睨了他一下，笑道：“你以为长江一带，惟有下等社会的人，才穿拷绸是不是？其实，这也不是国家订的法律。假如大家都穿起来，打破只有操贱业的人才穿拷绸的观念，也就无所谓了。你还说没有什么阶级观念，连穿拷绸衣服，你都显着失了官体了。”淡然道：“真的，我现在感到这见人磕头的小官，实在混不下去了。你看，拿钱多的，工夫闲的，并不当怕热，可是他们老早地就上庐山去了。我们一天做上七八个小时的工作，汗水由脊梁上流下来，把裤腰带都淋湿了。哪年哪月，我们也找个地方去清静两个月。”素英笑道：“那有什么困难呢？你拚了两个月薪水不要，请两个月假，不就可以休息了吗？”淡然道：“请两个月假？借什么题目为由呢？”素英笑道：“就说太太病了。”淡然笑道：“你真是一位太太，慢说我不能平白地咒人。就算要那样办，上司肯准吗？还是我

自己请病假吧。”老太太皱了眉道：“坐在家里没事，尽说这样丧气的话。”淡然哈哈一笑道：“实在也是无聊。”素英道：“你睡一觉吧。大长天日子，整天的作事，实在也容易感到疲倦。你就睡两小时也好。”淡然道：“竹床有臭虫呢。”说着，跳了起来，笑道：“不是自己提起，又要多喂臭虫两餐饱血。你看，我手臂上咬了这一大串的泡。”说着，由睡衣袖子里，伸出手臂来，只见由手肘下，一串红泡，直蔓延到肋窝下去。素英立刻取了一瓶花露水交到他手上，因笑道：“没有我们这样殷勤捉臭虫的了。每晚都睡醒过来捉两次。无如这臭虫越捉越多。”淡然道：“四十多块钱，住这样两上两下的房子，还是臭虫窝。白天又是不能上楼。”说时，左手拿了花露水瓶子，向右掌心里倒着。一掌心一掌心的花露水，伸到衣褪里去，周身乱擦着，皱了眉道：“痒还不算。臭虫咬过了的所在，像艾火炙了似的，痛得难受。”素英笑道：“一热起来，你就是这样整日的发躁。里面这屋子还阴凉，我铺了席子在地板上，你好好的睡一觉吧。”淡然手摸了桌子，将舌头伸了一伸道：“这玩艺真受不了。像烫衣服的烙铁一样。”素英道：“你只管烦躁些什么？来睡一会子吧。”她牵了淡然的衣袖，把他扯到里面屋子里去了。过了一会，素英再出来和婆婆谈话，笑道：“也难怪他烦躁。这天气闷热得要命。我现时就在犯愁，那桌面大的厨房，要烧两个炉子，作一餐饭，我就汗流得洗过一个澡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城里头是寸金之地，想那大厨大灶是不行的。你就让王妈和小大子去凑合吧。”素英笑道：“我们这位先生要吃个口味，还要吃个干净，他在家，我不下厨怎么可以呢？”正说着，小院子里有人喊了一声道：“金家的信。”素英拉开铁纱门来，一个信差，手上高举了一封信道：“牯岭来的快信，

盖图章。”素英把信接过来，见信封正中，写明了金夫人华素英女士启。笑道：“这替我开履历了。”拿进来，在回执上盖了图章给信差。老太太道：“牯岭来的快信，是要淡然上庐山去吗？那倒让他称心了。”素英道：“是方太太给我的信，但用不着航空快呀。”说着，拆开信来看时，上写道：

“素英姊慧荃：山居无事可告，久疏问候。今日谿轩由明公寓邸归言，人员又须大加裁汰。淡然先生平常好发议论，明公颇有点不愿意。请速委托人说话，或可挽回。谊在至好，不得不飞函告知。即候暑安。

方宛如敬启

素英拿了一张信纸在手，很久作声不得。老太太坐在一边看到，问道：“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”素英先伸头向里面屋子看了一眼，然后道：“我们这一位，正在不高兴，这话怎好告诉他呢？”说着，捏了信纸信封摇撼着，只是皱眉。于是悄悄地把信上的话告诉老太太。老太太道：“不告诉他哪行呢？告诉了他，他才好去设法子呀。”素英道：“他睡着了，让他醒来，再告诉他吧。我想他一定会去设法子挽回的，母亲也不必担忧。凭他这份本事，天理良心，一个月挣二三百块钱的薪水，还不是理所应当吗？既是理所应当，或者他的职务，不会裁掉的。”老太太道：“虽然是这样说，可是朝里无人莫作官，总也是难保险的。”素英想着，老太太顾虑的也是情理。半下午全不高兴。到了六点多钟，偏西的太阳，已落过了人家的屋脊，弄堂里全是阴的。于是各家的小孩子集拢着在弄堂里玩，唱着跑着，闹成了一片。淡然揉着两只眼睛，由里面屋子走出

来，一件睡衣，整大块的透出了汗印子，粘贴在身上。摇摇头道：“从这时起，弄堂里不到晚上十二点，也太平不了。到了夏天，让人更讨厌城市。”素英笑道：“你讨厌城市，应该到农村去了。现在倒有一个催促你到农村里去的机会了。”淡然道：“到农村里去的机会？谁给我这机会？”素英笑道：“你果然希望有这机会，就不必生气了。”说着，把那封信交给淡然看。淡然先看了信封，微摇摇头道：“这与我不生关系。我还能到崧岭去尝农村风味吗？”说着，把封套里信纸抽出来看。看完了，他两手捧着，很默然了一会，忽然两手一拍，笑道：“这叫一床被不会盖两样的人。素英这句话，真把我的心事猜着了。他们要裁我，那就裁我吧。免得我捧了这腊肉骨头，吃是吃不下去，丢了又可惜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可以下乡去从事实业了。干好了，可以发财。干不好，也免得在城里受这王八气。”素英红着脸道：“你信口胡说。”淡然笑道：“想起来，实在教人哭笑不得。”老太太道：“笑话是笑话，正经是正经。吃过晚饭，趁着凉爽，找找人想法子吧。”淡然道：“想什么法子呢？除非这个时候，天上掉下几个仙女来，代我去联络联络上司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这孩子今天是整日的发牢骚。回去种田也好，我跟着你们，也一年到头的看个青山绿水，看个青枝绿叶儿的。”淡然笑道：“青枝绿叶虽好，可是乡下找不到小牌打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我找不到小牌打倒事小，你们没有电影看，没有馆子吃，那恐怕是更难呢。”彼此说着笑话，倒把要失业这个最重问题，放在一边。过了一会，淡然把藤椅子搬到小院子去放下，躺在上面看弄堂里小孩子游戏。素英是为了安慰丈夫起见，搬了一张小圆桌来，上面放着茶壶烟卷。淡然虽是躺在露天里，却依然不住的挥着扇子。因道：



“这城市里的夏天，除了最有权的人，家里有花园，屋里有冰箱，不会感到舒服的。”素英已到厨房去了，老太太摇了一把扇子出来，向院子里地面上望着，因道：“天气真燥，摆的这几盆花，只歇了大半天没有浇水，叶子都衰败下去了。”淡然笑道：“我们这城里，总算不错，马路旁边，还可以看到几棵路树，多少有点青意。住在上海的人有终年看不到一根青草的人。好运动的小孩子，半夜里起来，趁着无人，在偏僻一点的马路上踢球。城市里人的空间，这样宝贵，真是可怜。你看我们这院子里，除了两盆茉莉而外，这些草本花，算得什么？乡下遍地生长着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你尽说乡下好，我也未尝不赞成。可是我们下乡去吃什么呢？”淡然道：“当然我们不是到乡下去坐着享福，也找个生财之道。我在中学的时候，学的就是农林，到大学一转，学了经济，以为出路宽些，结果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作了这样一个芝麻官。若回到乡下去，拿出我中学时代所学的，也许不止挣这两百块死钱一个月呢。”素英在屋子里笑道：“饭好了，吃饭吧，吃完了饭，你也应当出去找两位朋友谈谈，不要让母亲操心了。”他们这样说着话，却让隔壁邻居赵向农先生听到了。他和人家共住一幢两上两下的屋子。夫妻两口之外，也有一位老太太，更兼四个孩子，一位没出阁的妹子，屋子的挤窄，已属不堪。而且他还住在楼上。正午十二点钟以后，全家人离开了楼，只是在厨房外，屋后那条一人宽的小巷子里坐着。赵先生每月收入，只百元上下，他也不敢说迁居的话。这时也在他的小院子里乘凉，听到金淡然的话，十分同情。他觉得在都市里过热天，等于身受了三四个月的徒刑。正要走到弄堂里来和淡然接谈，他已进屋去吃饭。饭后，天色已晚，他又穿着西服

——

出门去了。直到了十一点钟附近，向农和全家人在弄堂里乘凉，淡然才回来。向农迎着道：“金先生，这时候才回来？外面乘乘凉，我们谈谈吧。”淡然道：“我急于要回去把衣服脱下来，一会儿就来。”弄堂里其余的乘凉人，有一个从中插嘴道：“欢迎金先生加入，我们正开着房客联席会议呢。”一会儿淡然换了一身衣服出来，自搬了一张藤椅子在人丛中坐下。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走一走路，出一身汗，这火炉生活过不下去了。哪位说是要开联席会议？”向农道：“纱门纱窗子全坏了。我们要求房东换新的，房东理也不理。说是租金太少，非加租不可。”淡然道：“四十块钱一个月，住这样的房子，还说租金太少，那也天理良心。”向农道：“下午我在这边听到金先生说打算到乡村去，是有这个计划吗？那不过是一句话吧？”淡然道：“并不是一句话，我真这样想着，乡下什么东西，都比城里好。不但不怕房东加租。就是身上一个铜板没有，也照样地过下去十天半个月。”向农道：“对了，农村里比都会里最好的一件事，就是没有钱，照样地过日子。城里头最不好对付的事，就是开了大门，就要花钱。城里头喝水要钱买，乡下人己是不肯信。可是到了热天，连一口凉风都要钱买，人家更不肯信了。”淡然道：“有钱买风，身上还是不凉快呢。到了乡下，窗门一开，正对了树荫，那东南风由树林里面穿了过来，工作倦了的人受着，像喝了醇酒似的，自然会昏昏的要睡。这拿钱买的电扇风，哪里及得上呢？”向农道：“真是，说到乡村，教我立刻就想离开城市。我有一个同学，在宣城买了一大片荒山和荒地，自己实行去做田间工作。听说今年塘里可以卖一千块钱的鱼，园里可以卖五百块钱的葡萄。到了明年，那就不用提了，桐子树都是桐子了，那利益更不可以

估量。今年桐油的价钱，就是五六十元了。你看多好，一不用受上司的压迫，二没有社会上这些虚伪的应付。收成到了手，就可以坐在家里享福。”淡然道：“这话诚然，但不知你们这位朋友，下了多少资本？”向农道：“收卖荒地，要不了多少钱，种料农具，花钱也有限。我虽不知道我那朋友投下了多少资本，可是他也并不是什么有钱的人。”淡然兴奋起来，由藤椅上突然挺着身子坐起，拍了大腿道：“这种生活，实在令人羡慕。住在乡下，不说别的享受，就是这新鲜空气，和青山绿水，也可以养得人延年益寿。”正说着话呢，弄堂口上停了几辆人力车子。一阵喧哗，是弄堂里一班女眷们，由公园乘凉回来了。素英牵着一位六岁的男孩子，走进弄堂来，她先笑道：“还不如不到公园里去呢，来去走着更热。”淡然道：“这样大热天，要跑出去几里路乘凉，实在也就不大合算。”素英站在自己院子门口，手撑了铁栏门，笑道：“这里还有点过路风。这样看起来，城里头就是有空地，也不见得凉。我倒赞成淡然的话，下乡去住一些时候了。”向农在人丛中插言道：“不要嫌城里不好，房东又要加租了。唉！我们这混小差事的人，何年何月何日得翻身？每个月的薪水，是米铺里、房东、小菜场，三处公分了。剩下来的几个钱，可以让自己痛快一下子的，实在也就有限得很了。”素英道：“可不是？每月都是前拉后扯的过日子。你要说给乡下人听，每月能挣一二百元，那还了得？在乡下住家，每月有二三十元的经常支出，那就不得了。”老太太也端了一把竹椅子坐在院子里乘凉，这就插言道：“你们谈了一天的乡下，犯了乡下迷了。”素英道：“我想起正事来了。淡然出去找人的结果怎么样？”淡然道：“结果吗？结果是朋友为了我打一阵抱不平，这

二

事情之不易挽回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好在这几位朋友，在银钱上，在交际上，不是我这样的无能为，我有别的打算，他们是答应帮忙的。”素英听了这话，知道淡然出去，没有得着效兵。当了一弄堂的人，也不便多问，只是暗暗的心里加上一分烦恼而已。

## 二 第一个印象就很好

金淡然虽是满门要到乡村去，可是机关里真的免了职，除了失业恐慌之外，还有一种不平之气。因之在弄堂里乘凉，直等大部分人都散了，他还躺在一张藤椅子上。邻居赵向农，也是怀了满腔子的心事，拦大门放了一张竹床，人睡在竹床上，挥了蒲扇赶蚊子，拍得腿卜卜作响，很久向淡然道：“明天恐怕又要热到九十六度以上，你看，这满天的星斗，没有一尺见方的一块青天。”淡然道：“好了，热不了好久了，我们要下乡去乘凉了。”赵向农道：“金先生真有这个打算？恐怕真要你下乡去，你又会舍不得离开城市吧？”淡然道：“怎么舍不得？而且舍不得也不行。实不相瞒，我的职务，有裁汰的可能。大概两三天内，就要发表。在庐山避暑的人除了正薪不算，还因为跟着上峰，有功可录。我们留在火炉子里烤火的人，还嫌卖力不够。这么一来，让我恨透了这公务员生活。先前赵先生说你那朋友尊姓？可以和我介绍一下吗？假如宣城还有荒地可买的话，我愿意花两三千块钱，到乡下垦荒务农去。”赵向农道：“好的，我可以写封信同金先生问问。就是怕一个人不能下决心，这样去干。假如金先生真有这个计划，我很愿意玉成其事。”淡然道：“好好！请赵先生明天就和我写一封信问问。”接着，天空里来了两阵凉风，两人把农村生活之美，赞叹唱和一阵，直到两三点钟，方才告别回家。这位赵先生，是个有心人士，受了金淡然之托，

果然为他留意垦荒事业。过了三天，彼此又在弄堂里来过乘凉的夜生活。向农因问淡然道：“金先生，你那垦荒的计划，是指定了宣城而言呢？还是也可以换个地方？”淡然道：“这样快，令友已经有回信来了吗？”赵向农道：“并不是我朋友回了信。今天我无意中遇到了一位办农场的朋友，他说到他农场附近，还可以增加一家同业。这地方比宣城又好，离城只有三十里路，而且有最新式的公路可通。农场里的出产，很容易的送到城里来卖。邮电交通，也比在宣城好些。”淡然笑道：

“既然到乡下去，就怕入山不深，还管它什么邮电交通？”向农道：“不是那样说。我们究竟不是那种不问世事的太古之民。终年守在乡村里，看不到报，接不到外面来的信，那也是精神上极大一种痛苦。若是住在乡下又能看到当天的报，有信寄出去，也并不费力，那岂不更好？”淡然仰面躺在藤椅上，有意听着他的报告的。这时忽然兴奋起来，两手一拍大腿道：“若有这种地方，我马上去，请问在什么地方？”向农道：“金先生果然有这个意思的话，等到星期日，我们一路坐长途汽车到农场去参观一下。金先生满意了，我们就跟着向下接洽。金先生若认为不大合条件，我们只当出钱玩了一次。将来再等别的机会。”淡然道：“今天星期五，明天星期六，好，我们后天一路去。”二人有了这个约会，恰好次日上午，淡然接到了公事，已经免职，这更让他坚强了下乡的决心。到了星期日，正是一个晴天，七点多钟赵向农便过门来相约。淡然穿着蓝绸褂衫，套了短裤衩，光了两条腿，穿了凉鞋，迎着向农笑道：“到如今我才明白无官一身轻这句话。以前天天到机关里去办公，就不敢这样穿着，怕是遇见了上司，要受申斥。现在只要我自己看着过得去，就不必有什么顾虑了。怎

么舒服，就怎么穿衣服。将来到了乡村里去，比这更野蛮些都没有关系，那就更好办了。”赵向农道：“那当然。在乡村里住家衣冠太整齐了，反是一种拘束。”淡然笑道：“不必真到乡村里去，只我做这样一个到乡村里去的式样，已经觉得是很舒服了。”说着，很高兴的，把家里所预备下的点心，请他用过，然后随他出门，到长途汽车站去赶车子。这车子不但油漆新亮，而且座椅都是软垫子。开起来，行驶在柏油路上，也很是舒服。只四十多分钟，到了城外第二个站头，有两三位旅客上下，赵向农也引着他下车。淡然看时，是夹着公路一个小村镇，约莫有四五十家店面。油盐杂货茶酒饭馆都有。最令人满意的，就是一所红砖盖的洋式平房，门上有一块横额，大书邮局两字。旁边另有一块长的直牌匾，上写乡镇长途电话局。淡然道：“呵！这里还有长途电话。这是居乡间之实，得居城市之便了。”向农笑道：“老实说，淡然兄要下乡来，以这种地方为最宜。男人居城也好，居乡也好，只要有了寄托，还没有十分难堪的感觉。女眷们就不成了。居城闲在家中无聊，看个电影听回戏，邀上几位太太小姐们打个八圈，都很好。甚至什么娱乐也不寻，逛个马路，也还有趣味。居乡呢，这一切都谈不到。进门只有几个家里人，出门是天天不改样的青山绿水，恐怕有点不耐烦。”淡然道：“那是就一般普通摩登太太而言。若是有知识的妇女，在家里写写字，看看书，都可以利用这悠闲的时间。甚至借着田野生活，开始来锻炼身体，都比在城市里好。”说着话，两人缓缓走出了街市。这一条柏油公路，在两排山缝之间的小冲上。左边山岭靠近，由上向下，是密密地长着松树秧子，其间不到五尺，显然是新栽的。右边山岭离着远些，山地不曾开荒，

山上杂乱的树林子和深草蓬蓬勃勃的长着，不露出一块石头。在那边山脚下，和这小冲里的水田交界之处，有一道石坝，清水在上面，正流着淙淙响声。淡然道：“到那农场不远了吗？这地方就很好。”向农将他手里握着的手杖向前一指道：“那就是了。”淡然顺了他手杖前端看去，小山冲到那里已经展开，顺了这道山涧向下，那里有块很大的平坡，背山面水。山脚下簇拥了几千支竹子，中间夹两所半草半瓦的房屋。屋前高大的柳树列成两排绿幢幔似的，把屋脊篱笆一齐挡住。淡然道：“这像图画一样的美，是一所附城的乐园。照我的理想应当是做过十年特任职以后，手上攒有百十万现款，然后藏到这种地方来过下半辈子。现在我到这地方来隐居，实在是意想所不到的。”向农笑道：“那么，淡然兄还没有进农场去看，对于这个地方，已经表示十分满意了。”淡然笑道：“倒虽不能说是十分满意，可是已达到八九分的程度了。”说着话，两人离开公路，向一条沙子小路走去。虽说是小路，依然还有三尺宽阔。路两旁，栽着丈来高的洋槐，间杂着少数大叶梧桐。由路这头向路那头看，绿油油的一条巷子。人由太阳光里，走进这浓绿荫下，凉风吹过绿野扑到了身上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意味。行之不远，有一道小水沟，由上面田里流来，穿过这条绿巷，流到下方田里去。在水沟穿断绿巷小路之处，路面上架了白板木桥，接通两方。行到桥上，靠了那枯树做的栏杆向下望去，沟里长满了绿草，水在绿草上漂流过去，格外醒目。最妙是有那一两寸长的小鱼，迎着水浪纹向上游泳，摇头摆尾活泼极了。水里长的草，被水冲刷着向下拖垂，像许多绿丝带在水里摆动，更添了游鱼的姿势。淡然道：“不用多，就是这一条小路，一条小沟，已经让人很感到兴



趣了。”向农笑道：“这不但是阁下，每个人都是如此。初到农村来，看到任何事情，都是有趣的。不过这兴趣能够维持多久，却大是问题。”淡然道：“这话也不无理由，不过也要看人说话。像我们这样烦腻着城市生活的人，在极大的反响之下，对于这大自然的欣赏，是比其他的人，更有深一层的看法的。”说着，手扶了桥头上垂下来的一支洋槐，不住地向四周观望。就在这时，听到一种新山歌声，由前面柳林子送出来。那字眼非常清楚：“手拿锄头除野草，除了野草好长苗”，很响亮的送入耳朵来。因点点头道：“只听这种歌，我就可以断定是你那位朋友在田间工作了。走吧，我们拜访他去。”说着，自举步在前面走。穿过了那绿巷，顺着小路穿过一大片葡萄园。那葡萄藤蔓在矮矮的竹竿架子上铺设着，葡萄全是上尺长的一串向下坠着。接着葡萄园，便是几亩地的桃树。树全不过一丈高，经过人工的培植，满枝满桠，长着半红半绿的大桃子。一个人穿着一身蓝布衣裤，头上戴着大草帽子，手臂上挽了一只细篾篮子正在采果子。远地看不到他的脸，但听到他继续在唱歌。淡然因对向农道：“这是令友无疑了。”向农也就随着叫了一声，“行之。”那人抬起头来望了一望，用手指着柳荫下道：“汪先生在那里呢。”淡然道：“哦！这是农场上一个工友。工友都经过训练，可以唱歌了。这也是一乐。”说着，走向柳树荫下去，见那里摆下了几副箩担，满装着瓜菜。有个中年人，穿了黄粗布衬衫，外套工人裤，坐在一张矮凳子上正在清理菜蔬。向农走上前一步，那人已经起身了，手里还拿了一条丝瓜，迎上前来。笑道：“呵！你言而有信。”向农便介绍着淡然与他。淡然和他伸着手道：“这就是田行之先生了。听到向农兄的话，我是十分的欣慕。今天特意来参观。”